

潮头拾贝 |

武汉加油

力量

诗写抗疫

## 我的伤痛是一座城(组诗)

■ (四川)李茂鸣

## 远眺黄鹤楼

没去过黄鹤楼,但能背诵楼上那一首诗此刻,我只能坐在家的阳台远眺,从长江边飞来的一只黄鹤我的孤独已不是一个县,一个市一个省,而是整个中国

我住在四川的沱江边与长江边的那一座楼相隔千里沱江连着长江,长江的波浪连着我的心跳,我的伤痛已不再是一条路,一条街,而是一座城黄鹤楼还在,只是人去楼空留下白云千载的诗连李白也不敢提笔的诗楼我写一百首诗,又有何用诗歌太无力了,我只有空喊两句武汉加油,今天的黄鹤楼,只留下白云的空叹

## 春天,我盼望一场雪

突然降落大地的恶之花将人们赶回钢筋水泥搭建的角落

透过玻璃我看见春天的梅花已咳得七零八落出门必须戴口罩

我盼望,春天有一场大雪将人间的锈迹清洗

## 一朵病毒之花

这一次向人类发起进攻的是一朵病毒的恶之花肉眼无法发现冠状,身披黑色花衣

失去主题的春天不再温柔,一场病毒狂奔攻城略地,挨家挨户敲门

我们都躲在钢筋水泥的角落读一本书叫《霍乱时期的爱情》有一种爱就叫隔离

这个春节,雪花不是用来赏的非常时期,被枪制成口罩酒不是用来庆祝节日的欢乐非常时期,而是用来喷酒消毒杀伤

天使的翅膀连缀成云那只是为了与时间赛跑,与恶魔赛跑

这个春天,使用最多的叫隔离一个词,躲入钢筋丛林的深处打开手机和电视看感染和死亡的数据攀升

这个春天,一朵病毒之花打乱节日的欢乐和生活的节奏让我和武汉之间,隔着江河与泪水我和我的亲人,在这个春天隔着口罩和玻璃,我不再使用伟大这个词我的诗,缺乏赞美我的诗,在灾难面前只有哭泣

## 一只乌鸦

2020年的第一场雪没有想到,居然成为口罩和面具雪静悄悄地下,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才刚刚打响

病毒像一只乌鸦猝不及防我们不是向前,而是以退为攻退到钢筋水泥的角落,退到口罩或面具中,并非负隅顽抗而是积极地退让,就像当年的地道战藏得越深越好,让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关起门来吧,打一场没有硝烟的阻击战人人都是演员,人人也都是观众面对一只乌鸦的鸣叫唱绝不允许袖手旁观,四周是雪片似的口罩不管有多少灾难,我们都可以重来

## 天使,蝴蝶

春天的白蝴蝶,认识一只就认识了他们全部

一群天使般的蝴蝶她们都去了湖北武汉受神的旨意和安排与时间赛跑

与死神赛跑

她们的翅膀连在一起就是祥云她们的眼泪和汗水,滴落就是人间的好雨

春天的使者上帝派住人间的天使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白衣天使

## 只留一双眼睛在人间

大地封住了你的嘴只留一双眼睛在人间黑夜里的黑眼睛,而人间总是泥沙俱下

你吹出口哨,同时也拉响警报警告那些警告你的人不要沉睡麻木该醒醒了,否则人类将死于无知

当死亡有了名字人们才明白,一种病毒不仅有了名字,还有形状和颜色

大地封住了你的嘴你却留下一双黑眼睛点亮黑夜里的灯

一个眼科医生,用一双黑眼睛点亮黑夜

## 春天的雪

这个春天的雪都成了人们出门的口罩酒不是用来庆祝节日成了人们消毒、洗手的良药路不是用来走,城门也不是用来通行,一个字“封”一种爱,特殊时期叫“隔离”

春天的雪,成了奢侈品春天的雨,一真没有落下来但我想哭,没有眼泪的哭声也许,真的只能叫孤独

## 透明而柔弱的火焰(组诗)

■ (四川)宋光朋

## 84岁的眼泪

浑浊而透明。交叉地印在茫然与惊愕乃至无知寒冬捂热后无数的视角透过脊梁,于丰碑深处潮湿并照亮暮色和你想摘取的星辰

轻轻一滑,又可能颤动湛蓝之中所有片段单纯的灵魂。或恰好撕碎夜衣上最顽固那部分用它为你缝上伤口的焦虑和对人间的迷失

它将在,背信自己的箴言中降落于阴影,并渐次浸染一处又一处光芒它也将,在你愚昧与丑陋的出行,焦虑成更大的焦虑而降落于尘土。那时它的透明会燃烧地域之火它的浑浊,将痛彻整个世界

你若对此一无所知,你就是比顽石更硬的巨大的冰封住了春天的出口

## 致朋友

我握过手、拥抱过和尚未谋面的朋友此时,该怎样向你表达带有凄凉的羞愧?在自由穿上夜衣,整个世界被缩小的这狭小的空间

燃烧雄性的岁月,即使寒冬从空中伸来利爪,也将被不久的鲜花斩断。而今它却拥挤过往的根须复生出心形的疼痛经不住微风轻拂

每一缕,都牵扯我逃离贫穷的故土,在信任与友谊中不义的取舍和在群体中萌生的主宰以及,我背信誓言并作出的愚昧解释,吃过的人形

大貌,喝过的蛇的血和胆包括我在碎结石的超声波短暂的忏悔。我甚至还供养过疯狂的高智商动物

更可怕的是:我的侥幸从未在恶梦里缄口,直到渐渐把一只气球装满大海连我自己,也经受不住那里面,狂暴的恐惧

善良而无辜的朋友,现在我走进迟早会到来的公正法庭,在这里我接受用死亡献祭一度被我曾经征服过的那些亡灵的庄严责问与拷打审判无情而严酷,每一记声响和冰凉眼光都是刺骨的锋芒。而所有罪名都建立在我对于欲望无限的盘根错节和灵魂的沦陷

仁慈而包容的朋友我的羞愧远远不能抚慰你的无辜和愤怒请加入,这尚未终止的春天前的审判

## 疗伤

带疤的伤疤被揭过多少次藏污纳垢的根须就躲过多少野火。这已用不着翻阅史书

现在,我们只能翻开不同版本的词典,去品味一些词的含义,看白纸黑字的柔弱是否像触摸的新春的雨滴并用撕开的疼痛和被感染的心,积累经验

无聊中,我们有的是时间养肥一只猫,作为无聊后对自己的警示但伤疤养肥的一群猪将在经验堆砌的证据面前被杀掉甚至活埋,以丰富史书的内容虽然,史书有可能仍将搁置在殿堂,仅供弱小的你我翻阅

## 为了谁(组诗)

——致全民抗击冠状病毒

■ (四川)黎冠辰

## 子弹

化装成友好细胞混入即将迎春的寒雪浓缩在过年的脸上

我们的新年祝福,被你篡改成警钟年,躺在消毒液和口罩里充满了忧伤

冠状病毒,鬼鬼祟祟的影子伪装终于现形一个敢于挑战世界的公敌

中国,文明灯塔一直亮着哪怕在黑夜里也能照出鬼影

今夜,我将锻造诗的文字磨砺成子弹对着鬼影,出击

在这一切都是风的时刻我们仅有子弹的力量还不够还必须对每一个文字消毒清扫浑浊谣言让病毒,真实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 誓言

面对妖魔你就是钟馗不要报酬,不论生死即使化成淋巴潜伏病毒内也要削它的头冠即使再临七十二难,你也是猴王用火眼,击穿它的伪装口吐烈火,把它烧成白骨

你不是什么白衣天使尽管严密的防护让我看不清而你,眼睛乌黑,笑声清甜你,就是一个孩子吃盒饭,有人拍下你的美丽你遮挡脸,让亲人不知你是谁而我们都知,你是为了谁

## 钟南山

也许,你就来自南山才有终南山的幽雅与气质想信你,闲暇种菊抑或种种兰花

我知道,在你的医典里还种植着起死回生的配方里面有《黄帝内经》的哲理有《本草纲目》的精神有张仲景先圣的教诲有孙思邈先师的密语

84岁高龄,你仍披甲上阵与80多岁仍征战南北的廉颇相比,认为自己还很年轻但你的倦容,却守卫着国人的鲜花于掌声

你不是孤独的在你身后,是亿万人民你的身影就是我们的旗帜你沉默地冲向阵地大江南北响彻着金戈铁马之声

## 这些日子,我总在清晨等着送信的人(外三首)

■ (重庆)张守刚

这些日子以来我总在刚发白的清晨睁开眼睛睡意依旧在枕边蔓延

打开手机 送信的人也许还没醒来看不到关于疫情的只言片语确诊待定 疑似待定活着回来的人也许总在失眠黑色的亡灵数字已经没有了屈辱

缓缓苏醒的大地上春风正在吹来送信的人还在途中

## 露宿

活着多么奢侈正在腐烂的菜叶不懂在病毒的缝隙里偷偷生活他们的床榻比二月辽阔

不管自己被谁遗忘他们始终没有抛弃自己垃圾桶里的剩饭不会哭泣受伤的春天也不愿看见或者听见哭泣

这些遗失了故乡的流浪汉用大地视而不见的襁褓点亮春天

## 羞耻

躲在屋里有病呻吟我不知道自己的羞耻用点横竖撇捺说话没有人愿意理睬

口罩知道羞耻它限制了人们的呼吸道路知道羞耻它给了人们跛脚的春天

我把自己的羞耻藏起在文字了悄悄运行

## 打探

石头静默青苔只是一个保护层绿色的层次和阳光有关也和雨水有关

踏上石级的人也许是我也许是一个匆匆的路人

春天已经来了一些日子看不见它的投名状在正午的静寂里打探山野空得没有理由

杜鹃花想开却不露脸一小点骨朵隐忍迎春花的贵大小撑不起巨大的春天

这个春天戴着口罩不和陌生人说话

## 二月纪事(外一首)

■ (四川)陈小平

朝着春天的方向魔鬼站在二月的枝头发出瘆人的狞笑

所有的房门还紧闭着向阳的窗户探出头看着街道在空寂里漫步

千里之外死讯传来他倒下的声音如重锤击打在大地颤抖的心房

墓志铭沉默,如深渊吞噬一切,又预备着美丽的水面

## 边界

呼吸,将一座又一座村庄切割将温暖如万家灯火的语词撕碎,抛向早春二月在天空和大地之间挥舞刀剑

封城,对会飞的哺乳动物而言是外来词,一种莫名其妙的状态它们飞翔,在日益逼窄的街巷只为寻找可以栖息的家園

一些嘴咀嚼着掠食者的狞笑一些童话故事被恣意入侵在晨雾还没有走向森林之前扳机扣动,倒下的是谁的影子

天空是有边界的,大海也是山川,河流,平原也是

## 深呼吸(外一首)

■ (山东)丁占勇

这样才算真正意义上的人间?在他面前可以尽情释放,你深爱千年的毒性和野性只是不要輕易放下,单薄的口罩和眼罩我们还需要什么?竟然是几口没有污染的空气我们的生活状态是已经不知道粮食存在逆行在路上,真的有点猎奇鄂都城外自己押送自己,云里雾里把肺和费堆放一起还有人在倒买倒卖着空气

## 黄昏

还能坚持多久?才能光复这千疮百孔的人间春节刚过,又一次封闭了回家的路

那些晚宿枫林的蝙蝠,倒挂起黑夜的翅膀大地上,灯盏融化着含毒素的雪花它们已经燃烧起来了,如若初三的月牙这些卑微的劳动者,闲着并不赞美所有的一切我们只需静下心来聆听,世界的呼吸和心跳

而我不能改变任何时候星辰的脚步哪怕是你能逃过来一场场疫情

## 冠状病毒时期的爱情(外一首)

■ (云南)蓝蓝的蓝

从蝙蝠体内吹出来的风一直没有停息过所到之处,春天后退

无孔不入的寒将那个十恶不赦的痲痹一再提起手搭凉棚的生死,越跟越紧

咳嗽晕眩休克简单而直接切入天折隆起了肌肤

最亲的人,最爱的人,最亲爱的人如果,还有春天请在我虚拟的墓碑前模拟一双蝴蝶在花丛中起舞

## 当体温枪对准我脑门的时候

贴近掏枪对准脑门扣动扳机“啪”的一声

当体温枪顶住额头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影视剧里杀人的场景

双腿开始瑟瑟发抖心跳开始加速体温开始往上窜嗓子开始生疼

心里着急地祈祷上帝保佑,千万别中枪就是中枪也要让我,在枪下脱胎换骨,重生像一个民族的重生

## 断发的白衣天使

■ (山东)王雪芳

那袭被剪掉的长发,带着她美丽的一部分飘落。我分明感到那把剪刀,像一道横出的闪电发出一阵沉闷的雷鸣碾过心头

穿上防护服,她的性别和柔媚被一同隐去甚至,走动在感染病区的迅速模糊了我能够想到的颂词那些栖息在夜空的繁星莫不是她钻石做成的头饰,在表述怎样深邃的情感我猜想,被剪掉的那袭长发适宜制作一支毛笔,狂草的每一声感叹都带有飘逸的韵味



本版稿件在《大周末》网(<http://www.gqxh.org.cn>)和《潮头文学》公众号同时刊发

